政客與政治家

琴台客聚 彥火

已故的香港文史學家司馬長風先生曾指出：「在社會主義國家裏，政府支持文學，作家的待遇較佳，又有官方作宣傳，作品受到重視；在資本主義社會裏，文學多由資本家支持，比方說，日本的資本家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，香港的就未免太落伍，太缺乏遠見了。」

香港政府固然缺乏遠見，躋身世界巨富之列的不少香港資本家，對香港文學一直是漠視的。如較早對興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投標的幾個香港財團，在建議書內對文藝館建設方面，只提到文物館、戲劇、音樂、舞蹈、繪畫，對於原創性文學竟然不聞不問，令人感慨繫之。

香港財團漠視香港文學的原因，大抵正如劉紹銘教授所說的，香港文學是弱勢文化。文學如果作為商品價值來衡量，是微乎其微的，在香港更是等而下之，難怪都不能入當官的和從商的法眼。

朱自清曾說過：「經典的價值不在實用，而在文化。文化是比實用更深的東西，然而文化中的文學，更是『一個民族思想的文字表現』。」所以有眼光的政治家和有所作為的企業家，對文學都是重視的，如歐洲國家中法國、瑞典等政府對文學的重視，如發明家諾貝爾所設的諾貝爾文學獎。

香港當政的官員如果沒有遠大的眼光，充其量只是一個政客，而不是政治家；做大生意的人如果不願回饋社會、弘揚文化，嚴格來說不是一個企業家，而只是一個急功近利的、徵逐銅臭的生意人。

香港是一個典型的商業城市，商業很發達，與巴黎、倫敦、紐約、東京、北京、上海等國際城市不遑多讓，但後者不僅僅是商業城市，還是文化都會。巴黎、倫敦都是文藝薈萃的地方；紐約百老匯有最好的歌劇，也是當代藝術思潮產生的地方；東京的文化人包括作家的社會地位是十分崇高的；北京、上海的人文氣息是很濃厚的！

至於北京宏偉的中國現代文學館，則是巴金先生極力呼籲下建成的。巴金指出：「近兩年我經常想一件事：創辦一所現代文學資料館。甚至在夢裏我也幾次站在文學館的門前，看見人們有說有笑地進進出出。醒來時我還把夢境當作現實。一個人在床上微笑。」（見《真話集．現代文學資料館》）那是巴金1979年夏天寫的。在這之前，巴金出國3次，看到彼埠設立有文學館，發現彼邦人關心中國文學，「多數讀者想通過中國現代文學館認識我們的國家，了解中國人的心靈。」

（「倡建香港文學館」之三）

擁抱星辰的媽媽

姚弦雅音 姚珏

今年的6月5日，中國神舟十四號載人飛船搭載3名航天員，成功進駐天宮空間站天和核心艙，這是中國空間站建造階段的首次載人飛行任務，因此工作艱巨，意義重大。特別牽動我心緒的是，其中的女性航天員劉洋，是有緣相識的朋友，她也是10年前就已經登入太空的中國首位女航天員。

記得我第一次見到劉洋，是一位好姐妹的介紹，當時是在三八婦女節全國婦聯的會議上，劉洋已經擔任全國婦聯兼職副主席，我的姐姐又介紹她就是中國第一個上太空的女宇航員，我感覺她真的了不起。但是她的身上絲毫沒有自滿之情，反而特別的謙卑隨和，舉止優雅，讓我印象深刻。這次再看到她飛上太空，我由衷地為她、為我們的祖國感到自豪。

但是我也深知，對於她來說，時隔10年再次出征上太空，要克服多少的困難。和10年前第一次上太空相比，她生了孩子，年紀也已過四十不惑，但她為了祖國的航天事業，毅然捨小家為大家，她真正是這個時代的英雄。在我看來，謙卑是她身上最閃光的品質之一。

謙卑能讓人不斷學習，超越自己。10年前成為中國首位女宇航員的劉洋，並沒有停下學習的腳步，她苦讀4年，在清華大學拿下法學博士學位。生下兒女以後，作為一個媽媽，能夠再次入選執行航天任務，平時要完成的艱苦訓練，也是常人難以想像的。這都要依靠她堅持的毅力，不斷超越自己的勇氣。

能夠保持謙卑向上的原因，是因為心中有夢想。劉洋心中的夢想就是為祖國的航天事業作貢獻。我的姐妹告訴我，劉洋出發以前，我的姐姐為她擔心，但她說：「姐姐你放心，我們的祖國現在這麼強大，要百分之三百地放心我，一點不會有問題。」劉洋對祖國的信任也是對夢想的堅定，她已經把個人得失完全置於身外。

出發前，她給自己的孩子寫了一封長信，讀完讓人不禁熱淚盈眶。其中她寫道：「那一刻媽媽是要出征上戰場，臨危忘身，受命忘家，這是一個軍人的職責。那一刻，看到你們，我怕我會有太多的牽掛和不捨，我怕我會忍不住，我怕我會哭。寶貝們，媽媽有媽媽的夢想和使命，就讓媽媽盡可能地放下牽掛，奔赴媽媽的星辰大海吧。」「寶貝，人生一定要有夢想，那是你生命中的光。心中有夢想，生命就有光。」「寶貝，想媽媽的時候，就抬頭看看星空吧，漫天星辰閃爍，那是我在對你們說我愛你。」好一位忍住眼淚、擁抱星辰的媽媽，好一位心中有夢、生命有光的英雄，她用自己的行動為孩子打開了仰望星空的心靈之窗。

最可貴的是，她的謙卑展現了平凡的偉大，英雄背後她同樣是一位不捨兒女的母親，一位努力兼顧事業和家庭的平凡女性。或許只有從浩瀚星空俯瞰藍色地球之後，才能夠體會芸芸眾生的仰望和期待。人類探索太空的過程，從浩瀚宇宙感受人類渺小，理解謙卑，從中成長，正如航天之父齊奧爾科夫斯基所說：「地球是人類的搖籃，但人類不會永遠待在搖籃裏。」

在我看來，謙卑和勇氣天生就是一對姐妹，因為謙卑，才看到不足，敢於挑戰；因為勇氣，才夢想堅定，謙卑勤力。劉洋的人生完美詮釋了如此和諧的生命之光，期待她早日凱旋。這位擁抱星辰的媽媽，同樣是照亮人類探索前行的一顆星辰。

天天面對流言蜚語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近年不論是什麼形式的電視綜藝節目，都走向如劇集般有強「追看性」的方向，幕後各崗位的製作人員絞盡腦汁令節目有新看點（包括演出形式、舞台設計等等），目的就是為「留住觀眾」，節目能持續製作下去，也表示他們的「飯碗」不破。

目下內地的綜藝節目仍以《乘風破浪的姐姐》最為觀眾所關注：「這一季《乘風破浪的姐姐3》被邀參與演出的姐姐們，並非單一以演藝人為主，今次有冬奧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金牌得主徐夢桃、獲獎無數的專業舞蹈家唐詩逸和朱潔靜，的確令節目增色不少，可觀性加強了，愛你的和你所愛的共冶一爐，看你怎樣選擇！？記得有演藝人曾說在我們成長的閱歷中，多數會被鏡框『框住』，在鏡子裏只看到自己及周圍環境發掘出自己的『無限』可能，而且管理好自己是最難的事，你想要的生活只能自己給，你以什麼態度對待生活，生活也如此對你！」

說到底電視綜藝節目亦是娛樂的一種，演藝人的表現始終是重要的焦點，好像來自韓國的前「少女時代」成員鄭秀妍（Jessica），被譽為「甜心教主」的王心凌，香港女藝人胡杏兒、蔡卓妍（阿Sa）、鍾欣潼（阿嬌）、薛凱琪及一眾內地有實力的唱作人、唱將等都是不少熱論話題的對象，儘管參與演出的演藝人多番表態道：「不求勝別人，但求贏自己！」因為有時候她們認為那股精神力量，遠遠要比物質力量有用得多；不過在節目競賽中誰被淘汰，依然會引起不少粉絲的「意難平」。

「話題多最開心的應該是某些網上的『娛樂號』吧，有說不完的內容題材嘛，有某些甚至為了流量，天天在『落井下石』，出言傷害得別人『遍體鱗傷』，這些惡意襲來，往往是這麼讓人匪夷所思！」

茶書院在大灣區成長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那日，見到老友葉教授的社交平台有幾張相，裏面有幾位演藝圈的朋友，包括楊明、陳法蓉、姚子羚、袁潔瑩、莊思明、莊思敏、何浩文、王俊棠等。

原來一班熟悉的朋友在西樵開工拍戲，拍王晶寫1997年前的舞場的故事。葉教授在惠州得悉一班朋友在西樵拍戲，便自駕遊過去探班，跟大夥吃飯聊天吹水。而另外一個朋友楊盼盼幾乎長駐佛山，所以也一起到現場湊熱鬧！

葉教授看似十分悠閒，其實他在惠州一直監工，他的粵港澳大灣區惠州博羅石芽壩百年茶山的石芽壩葉惠民茶書院，一直在建設中，因為地方大的關係，他一直在設計和發展，完成這部分又想下一部分，現在去到建水池養魚養荷花，可能稍後他又有新的構思，總之就是停不了，必須把整個茶山和茶書院變成一個度假的好地方。

這個走在時代的尖端的葉教授也不是閒着的浪子，因2015年香港政府要發展北區，要把他的雅博茶園結束了，茶園結束令他不得不尋找新的出路，轉移到大灣區其他城市發展。其實當時仍未有大灣區的概念和規劃，只是他湊巧認識了國務院港澳辦交流司司長謝偉民，謝司長邀請他到深圳前海參觀，去到那邊之後，便在珠江三角洲的地方遊走，就在一個機緣巧合之下落腳於現在的惠州博羅。2018年時中聯辦又應惠州市的市長和書記邀請安排香港30位知名人士參觀惠州，而葉教授是其中一位。湊巧有位廣州音樂界朋友告知他，有個兒童音樂營在惠州，於是葉教授跟着一起去參觀，在那裏認識了石芽壩鎮長，且知道當地的茶山也是姓葉的，因此與這個地方結下不解之緣，還收了鎮長為徒！

葉教授在當地落腳也有好幾年了，一直在發展他的茶山茶園。如今成了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分子，1小時生活圈便可以到處遊走，相信再過些日子，就更加方便快捷。所以他知道那麼多朋友在大灣區拍戲，當然也要去探訪去活動一番。而無綫電視亦到他的茶山、書院拍攝充滿當地風情，全憑他一股幹勁建立起來的風光無限的旅遊區！

◆（右起）葉教授和何浩文、莊思敏、莊思明相逢大灣區。 作者供圖

父親和扁擔

百家廊 李雲娥

扁擔短，扁擔長，扁擔彎彎送兒郎。爺疼崽，路路長；崽疼爺，扁擔長……每當聽到這首童謠，往事如縷縷炊煙，慢慢從記憶中升騰，在那鬧饑荒的年月，父親用一根扁擔挑起了星辰日月，一家的柴米油鹽。

在離我家十多里的地方有個窯廠，燒製盛水的缸子，煮酒的罈子，醃菜的罐子，粗黑的陶瓷碗，還有吸引我的瓦口哨。如果下雨打雷，生產隊不要出工，父親就去窯廠挑貨到十里八村挨家挨戶叫賣，一根竹子扁擔壓得像一張弓，一擔貨賣完，可以賺一兩塊錢。有時大貨賣完了，剩下幾個瓦口哨沒賣掉，父親就拿回來分給我們姐弟玩。口哨像條兩頭翹的小魚，顏色黑黑的，非常光滑。我們拿着口哨吹個不停，歡快的口哨聲在院裏迴盪，像是滴滴答答的雨珠在平靜的池塘裏繡出了美麗波紋，給灰暗的生活帶來一抹艷麗。父親揉着肩膀，看到我們活蹦亂跳的樣子，苦澀的臉上浮現出幾絲不易覺察的笑容。

有時生產隊收工早，父親就去幫公社挑煤，一擔100斤的煤，從煤礦挑到十里外的公社，可以賺4毛錢，為了多賺幾毛錢，父親每次把大籮筐裝得滿滿的，一擔抵別人兩擔，扁擔彎成了半月形。

有時實在挑不動了，父親就坐在草地上歇口氣，苦中作樂地吼幾句山歌，「楠竹扁擔喲，兩頭尖囉喲，我挑擔黑煤下山來喲。山路崎嶇喲，逕難尋囉喲，龍潭紅鯉喲，淺水游囉喲……」每次挑完煤回家，月已中天，星星在雲層裏點着無數盞幽暗的燈，村子裏不時傳來時斷時續的狗叫聲。小路兩邊的住戶都亮起了燈，朦朦朧朧的燈光輻射出一種家庭的溫馨，催促着飢餓的父親加快了步伐。

回到家的父親脫下沾滿煤屑和汗臭的衣服，把那汗水浸透的幾毛錢交給母親。母親接過錢也接過沾了煤灰的扁擔，把它洗得乾乾淨淨，放在階沿上晾乾。三扒兩咽吃完飯後，父親會撩開蚊帳看我們睡覺了嗎，把不老實伸出被子外的腳輕輕捏兩下再放進被窩裏，然後把被角按嚴實，朦朦朧朧中，看到父親的黑鬍子像鋼針，似乎在我們臉上扎過。

農村裏最苦的活是「雙搶」，「雙搶」時最苦的活是踩打穀機和挑穀子。踩打穀機腳痛，挑穀子全身痛。毫無疑問，父親被安排去挑穀子。把一擔穀子從田野裏挑回去倒進生產隊裏的曬穀坪，遠的有幾里路的路程，來回一趟非常辛苦。別人用小米籮挑，一擔差不多百多斤，父親用大皮籮挑，一擔濕穀子有200多斤，肩膀被壓得紅腫一片。媽媽想出一個巧妙的辦法，用舊布縫一塊墊肩，挑擔時搭在肩膀上，這樣就不會磨爛衣服，也不會壓破皮膚。父親兩手抓住籮筐上的麻繩，運足氣力，兩個籮筐擺着風，扁擔壓在肩膀上有節奏地吱呀吱呀地呻吟着，父親挑着穀子健步如飛，竟然比平時走路還要快，常常是一口氣挑回家，喝一口水，擦一把汗，馬上又去挑第二擔。裸着上身的父親，腱子肉一股一股的，太陽的金色染在肌肉上面，像頭蠻牛。他從沒想到偷懶耍滑，一天下來，父親挑的穀子堆滿幾個曬簟。

有人背後嘲笑父親有點哈，譏諷父親那種「黑五類」變了牛也會遭雷打。父親卻樂呵呵地說：「井水挑不乾，力氣用不盡，我力氣大，多挑些，別人就可以少挑點，輕鬆點。」

父親為人耿直，在農村勞動改造幾年後，因為學校缺老師，而父親作為當地有名的秀才成了當老師的不二人選。端了公家的碗，就要服公家管，就會面對各級領導，而這些大大小小的領導難免有要權威的，謀私利的。這個時候，父親就路見不平一聲吼，和領導爭得面紅耳赤，拍桌子摔椅子。

最搞笑的一次是學校一個老師的兒子考上大學，開學時要交學費生活費一大筆錢，那個老師想從學校預支自己半年的工資，堅持原則的校長死命不肯，那老師好話醜話說了一籮筐，校長就是不鬆半句口。眼看就要去大學報到了，錢還沒湊齊，那老師腦殼愁得簸箕大。父親聽說後，從廚房裏摸出一根扁擔，邊罵邊衝進教室要去打校長，校長嚇得從教室後門跑出去。在父親的脅迫下，校長不得不靈活解決了工資問題，孩子順利地進了大學，事後父親笑嘻嘻地向校長道歉，請校長到家裏喝米酒，醉醺醺的父親，滿面紅光，端着酒杯，舌頭打着南風轉，校長趴在桌上，嘴裏支支吾吾說不出話了。再後來，他們成了酒場上的戰友。

漸漸地，我們像屋前的苦楝樹一樣枝繁葉茂，都離開了家鄉。父親穿着我們買的新衣新鞋從村這頭走到村那頭，走得特別慢，特別喜歡和人打招呼。「這是我女兒給買的料子，這是幺兒買的皮鞋……」父親聲音響亮，飄出去好遠，好遠……

現在的父親是個80多歲的老人了，臉上布滿光陰的褶皺，喝酒也沒滋味了，不罵人不打人了，真像一頭掉光牙齒的老虎，沒一點威風，只剩下可愛。而父親那根扁擔像一個破折號，橫在我面前，那是一道記憶中的風景，如今也早已「退休」，在農村的雜物堆中「安享晚年」。

通靈地方電影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在Disney+看到台灣賣座電影《月老》，雖然略嫌地獄觀太簡單，但畢竟它以愛情作主軸，也不能計較太多了。

宏觀一點去看，反而更想討論這類符合當地民俗、帶點科幻，但不離愛情為賣點的地方性強的電影，為何可吸引國際觀眾，或國際平台留意？

幾年前，當串流電視電影平台開始興起，HBO Asia就與台灣公視合作製作了《通靈少女》。坦白說，雖去台灣多次，但對其廟宇文化只有皮毛認識。《通靈少女》花很多筆墨談及通靈、靈童、收驚、廟宇等等的宗教信仰及習俗，令人更明白台灣對靈、佛及道教的觀念，通過富娛樂性的劇情，介紹了台灣獨特的文化。

相對台灣觀眾，我作為香港人，以外人的眼睛去看《月老》，若沒有《通靈少女》賦予我的知識，其實未必這麼有體會。《月老》裏有一句最可圈可點的對白，是女主角在被雷劈後，因為也很想看到死去的男主角，所以不斷激發及試驗自己的陰陽眼。家人看在眼裏，當然擔心，便聽鄰居的話，帶她去廟宇「收驚」。「收驚」期間，女主角眼睛放空，根本不想「被收驚」，怎料廟祝趁其他人不發現，小聲跟她說：「你不是帶天命的，看到也不能說。」

什麼是「帶天命」呢？通靈少女就是帶天命，天生看到，天生也是要以此為工作，很早就開始跟廟祝學習，要做靈媒，要幫助人。

但《月老》裏的女主角不是，她是意外獲得陰陽眼，而且全是私心，只想繼續可見陰陽相隔的男主角。

看《通靈少女》的小說，真人放棄天命，不想再以陰陽眼為生，也不想再做靈媒，過程深刻且獨特。她的使命原來非幫人通靈，而是說出了通靈人的宿命，以及如何扭轉這種宿命，去做一個平凡人。對比《月老》的女孩，陰陽眼也是令她明白自身的前世今生，及助她如何在沒有男主角的陪伴下，走完餘下人生。在這一點上，無論是帶天命（先天）還是意外（後天）有鬼眼之人，最終要救的都是自己。那大概是新一代台灣人，對民俗及文化作出了新的詮釋。

排隊離婚的上海人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不出所料，上海這輪疫情進入尾聲後，排隊離婚的新聞立刻登上熱搜。其實，排隊離婚上新聞的不止是上海人。兩年前武漢解封，知乎上出現了一個熱門問題：疫情過後最想做什麼？回答最想離婚的人數高居前列。之後，內地多個城市離婚預約爆滿的新聞，頻頻受到關注。不少人因此發出感嘆，離婚已算得上是疫情社會面的次生災害。

就在上海解封次日，遠在上海的一位朋友，應景似地大吐苦水，說想要跟老婆離婚。聽完他的所有陳述，我並沒有發現一個確切理由，而是多個不友好情感隱患，恰好在疫情封控的這段時間，疊加在一起，觸碰到了他以為的忍耐底線。我無意介入朋友的隱私，於是打趣他，不會是因為疫情期間搶菜搶習慣了，看到有人排隊就想去湊熱鬧吧。

玩笑歸玩笑，真正排隊預約離婚的上海人，應該包括4種人：之前已經決定離婚，因為疫情被迫延續了兩個月婚姻的人；婚姻生活一直磕磕碰碰，經歷過去兩個月全天候相處考驗，終於下定決心要離婚的人；覺得湊合着過下去也行，結果密集折磨了兩個月後，決定不再湊合下去的人；婚姻生活本來還可以，突如其來的物資短缺，讓彼此心下都明白，對方不是真正可以信賴着走下去的人。

這樣看來，婚姻裏的問題一直都存在，只不過是疫情封控在家，平常隱藏起來的大小衝突，終於無處緩衝集中爆發了。所以，讓疫情去背離婚的鍋，疫情表示很冤枉。果然，面對輿論關注，上海市民政局局長朱勤皓用數據做了澄清。今年前5個月，上海辦理婚姻登記49,187對、結婚33,150對、離婚16,037對。朱局長也說了：「並不存在傳說中的離婚登記爆增。不過，受預約名額限制，登記需要預約較長時間，這倒是實情。」換句話說，為響應防疫需要，負責婚姻登記的機構在疫情期間暫停運作，現在恢復常態，先前積壓的工作開始處理，又和新的預約撞在一起，才顯得好像很多人要排隊離婚。

我又去翻看了一下國家民政局的統計公報，最新的一份是《2021年4季度民政統計數據》，顯示去年763.6萬對夫妻完成結婚登記，比2020年的813.1萬對減少了49.5萬對；去年213.9萬對夫妻完成離婚登記，比2020年的373.3萬對少了159.4萬對，離婚登記量下降約43%。

也就是說，疫情影響的2021年，離婚的人反倒下降了高達四成多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從去年1月1日開始，民政部門對婚姻登記進行了調整，在離婚程序中增加了30天的「冷靜期」。各地大數據監測也證明，「冷靜期」對於挽救婚姻十分有效。譬如江蘇省，去年受理離婚登記240,435對，當年完成離婚登記134,943對，佔離婚登記申請總數的56.12%。其中有87,635對，在冷靜期內選擇了主動撤回或逾期未辦理，佔比高達36.45%。

結婚是一件衝動的事情，離婚也是。夫妻倆火氣都大，吵得不可開交，馬上就去登記離婚，氣消了，冷靜下來，想到對方的好，又開始猶豫不決，孩子的羈絆、親友的勸和、婚姻家庭輔導機構的介入，重歸於好繼續搭伙過下去，就成了大概率事件。

疫下香港的婚姻登記情況，就更有意思。最新一期由政府統計處發布的《香港統計月刊》顯示，香港2020年登記結婚的數字大幅下跌至27,863宗，創下了1973年以來最低，和內地之間的跨境婚姻也相應減少到3,266宗，相較5年前仍是港男大比例迎娶內地女，疫情下通關不便，港女嫁給內地男的比例，卻大幅飆升到了48.4%。

看來疫情封關，也難阻港女要北上尋找幸福的勇氣。